

我这一切的生活，是不是一场梦境？

汤介生◎著

东京梦控

DREAM
MASTER

作家出版社

汤介生·著

控制梦东京DREAM MASTER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控梦东京 / 汤介生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7. 8

ISBN 978-7-5063-9685-1

I. ①控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884号

控梦东京

作 者: 汤介生

出 品 人: 高 路 华 婧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监 制: 王俊一

特约策划: 宋迎秋

特约编辑: 秋 子

封面设计: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 品 方: 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7×210

字 数: 250千

印 张: 10.25

版 次: 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5063-9685-1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对于控梦者而言
最大的问题不是控梦
而是如何区分梦和现实

DREAM
MASTER

● 控梦东京.....001

对于控梦者而言，最大的问题不是控梦，而是如何区分梦和现实。

有些人甚至会陷入精神上的恐慌：我这一切的生活，是不是一场梦境？

● 丈夫杀死过你.....057

你和丈夫温馨地吃早餐，侦探却在公园里，发现了你的肋骨和血肉。

暗潮涌动的婚姻中，是选择真实面对，还是维系已有的一切？

● 人类最后的首领.....133

如果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终结，是物种进化的必经之路。

那我们还应该拿起手中刀剑，为最后的尊严而战吗？

● 娃娃与女友.....183

她仇恨我，我崇拜她。美即恶，爱即施虐：

“你切不可望着她”

● 东方蒸汽帝国.....229

挥舞着钢铁黑翼的少女，要穿越到三百年前，飞入宫殿，面见皇帝，阻止蒸汽机的出现，阻止东方蒸汽帝国的诞生。

● 后 记.....317



控梦东京

对于控梦者而言，最大的问题不是控梦，而是如何区分梦和现实。有些人甚至会陷入精神上的恐慌：
我这一切的生活，是不是一场梦境？

第一章

“抱歉，我来迟了。”

雨声咆哮，一位穿黑色连帽衫的少年闪身进入酒店套房，还没来得及取下口罩便说：“那群记者盯得太紧，我绕了弯——”

“箱子里是二十万，你愿意退出比赛吗？”戴着银丝边眼镜的男人冷冷打断。他叫林澈，此刻穿着长风衣坐在书房，单手推出银色铝箱。

“噗。”正在取口罩的少年瞬间喷笑，口罩一边挂在耳上，另一边被气流吹翻，“你是在演电视剧吗？控梦大赛的全球赌金早已破亿，二十万连入围的奖金都不够。”

“再加上我所有奖金的一半。”男人直视他，“你现在退出，可以拿到全额的亚军奖金和一半的冠军奖金。二十万，只是我的预付。”

少年低头笑了，湿漉漉的发垂在笔挺的鼻梁上，被轻轻吹起。

“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，我们公平地较量。”林澈扶了扶眼镜，“那么根据比赛规则，输掉决赛的人将被剥夺所有奖金。你现在已经得到的三百万，将瞬间清零。”

去年，“梦境监测与录制技术”在实验室中成熟。随之，心理学史上的百年争议重浮水面：

人类是否能控制自己的梦境？

科学家在大量的样本调查后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极少部分人（约占样本总量的0.01%）具有控制梦境的能力。

此结论一出，迅速在全球网络上引起热议，网民们将能控制梦境的人称为“控梦者”。随后“家用测梦仪”进入市场，每个人都开始录制梦境并分享到社交媒体，“控梦者”受到热捧，他们制造的奇幻梦境往往有几万条的评论转发。

“控梦大赛”应势而生，迅速风靡七洲四洋。其规则异常简单：每一轮比赛有一个主题，控梦者要做出符合主题的梦境，然后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由全球网民评分。评分标准共三项：真实感、控制时长，与最关键的：like or not。

短短两个月内，一场全民狂欢几乎震颤地球。在金钱与娱乐的浪潮中，“控梦大赛”一步步走向最激动人心的结局：

下周日，决赛开幕。

决赛采取了残酷的“all or nothing”规则：放弃比赛者，可以保留已有奖金并获得季军奖金；坚持比赛却失败者，所有奖金清零。

进入决赛的一共有三人：林澈、独奕和弗洛·布尔热瓦。但就在昨日，弗洛选择退赛并赢得季军，全球的焦点一下子落在林澈和独奕身上。

如果谁都不肯放弃，那么这场比赛，可能是本世纪最豪华的赌局。

“那为什么不是你退出比赛，我分你一半奖金呢？”独奕抬头，挑衅地看着林澈，咧出小猎豹一样的笑容，“我给你五十万做预付，成交吗？”

林澈低头玩袖扣，掩饰住眼中一闪而过的怒意。

“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？”少年的笑容越来越痞气，他从酒柜里拿出一瓶开封过的冰酒，“你拿了冠军，我找谁要钱去？这事儿算欺诈罪，捅出去了我要坐牢。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更慎重地考虑合作。”林澈沉稳地说。

“考虑？”独奕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，一口咬下木塞，高高吐出，“我比你年轻帅气，几十家经纪公司黏在身后想要签约，全球支持率还比你高十几个点。我考虑合作？大叔，你搞错形势了吧？”

雨声磅礴，林澈按在铝箱上的手青筋暴起，就在这时，“唰”的一声寒风带雨冲了进来，桌上文档翩飞如逃离风暴的白鸽。林澈按捺住怒火转头：那少年忽地拉开了窗户，对着茫茫雨幕中的城市喝酒。

“上海又下雨了。”少年垂眼说，“我记得三年前发生过一起神秘的案件。”

那语气格外的熟悉。林澈注视着他，怒火瞬间熄灭了，冰凉的雨丝仿佛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滑，他在微微发抖。

“我看过照片，那是个穿红裙子的女孩，躺在垃圾场的血泊里，漫天大雨。”

“你……”林澈盯着他，“怎么忽然说这个？”

“恐怖案件集啊，我在网上搜的。”独奕洋洋得意地喝了一口酒，“我的粉丝们可喜欢我讲故事了，我要在决赛的梦里串上好几个，你是不可能赢我的。”

这个蠢货。林澈松了口气，那种诡异的感觉还在，不，他不可能知道……

“决赛的地点在东京，说不定也会下雨。”少年仰头喝完，随手把酒瓶一扔，“我不可能退赛，东京再会。”

独奕戴上口罩转身就走，“对了，你还有七天时间考虑退赛，可不要输光了哦。”说罢，他大笑着推门而去，任身后林澈将拳头砸在铝箱上，青筋突起又落下。

林澈知道，独奕没有撒谎，他的胜率比自己高得多。所以林澈才出此下策，想利诱独奕放弃，但这少年比他想象的更轻狂高傲。

但若让他就此止步，那也太不甘心。

他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却依旧是个碌碌无为的出租车司机，靠着控梦比赛才咸鱼翻身，被全球粉丝后援会欢呼，数不尽的广告商和美女纷纷涌来……但若七天后他失败了，人生将被迅速清零，三个月来的努力付之东流，他会被重新关入生活的监狱，一辈子困在出租车里，无路可出。

窗外风雨狂啸，他取下银丝边眼镜露出疲惫的脸，双手捂面，像是个蹲在街边无处可去的下岗者。

“所以当我提到案件时，林澈果然出现了情绪波动？”刚进电梯，独奕就掏出帽衫中的隐藏通信设备，低声说道。

“是的。”口罩贴于耳垂的部分轻轻颤动，另一位少年冷淡的声音传出，“体温变化，瞳孔张大，这些在探测器上都很明显。”

“但这构不成证据。”独奕声音急切，“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“稳住，你太冒失。”少年训斥道，“我们的计划是暗示他，让他在梦境中下意识地提供证据，但并没有让你这样刺激他。见鬼，你就不怕他真的退赛？”

“抱歉，汤，我以为重压下他能更快暴露，刚刚有些莽撞了……”独奕喃喃地说，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准备牺牲你。”

“什么！喂！喂——”

第二章

七日后，东京，19：46。

被称为“东京巨蛋”的巨型体育馆内，五万人座无虚席。大雨霹雳而下，在洁白的“蛋顶”上抛出轻柔的曲线。橘红的灯火刺破夜幕，灰色长路上汽车急啸，组成浩浩汤汤永不停息的光流，仿佛时光之水倾盆而泻，淹掉了灰瓦白墙的江户城。

巨型屏幕的幻光中，观众们一边摇着荧光棒，一边疯狂拍照并上传社交网络。日本能抢下决赛的主办权，是因为“控梦”这种微微中二的能力似乎格外符合日本网民的口味，他们为“控梦者”狂热地买票下注，击败美国、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庄家。日本电视台都在掩着嘴偷乐，他们抢下了全球直播权，在这个收视低迷的时代定将创下久违的奇迹。

无数狭小手机屏幕的荧光中，文字、图片和短视频闪烁，emoji与like激荡。北京国贸拥挤地铁里，下班的白领正打着哈欠刷手机；京都飘摇的樱花下，赶路的游人低头看实况消息；巴黎的午后，校服少女趴在桌上，手机的流光在苍白的面上变换……

漆黑大雨中，猩红的长毯通往洁白的巨蛋，像是钢铁丛林中一条鲜艳血管。扛着黑色机器的摄影师和记者围住红毯，等待选手入场。

一辆蓝色的玛莎拉蒂划破雨幕，司机恭敬开门，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翩翩而下。瞬间，镁光灯在雨中狂闪，“咔咔咔”仿佛要嚼碎一切。男人挥手致意，走上红毯，偶尔被狂热粉丝拦住要求签名。

“现场情况看来，林澈的状态非常好，想必‘独奕抄袭事件’为他增添了不少信心。”披着透明雨衣的娇小女记者迅速伸出话筒，“林先生，您现在的全球支持率已经涨为82.3%，请问您对此意

外吗？”

“其实并不。”林澈露出淡然的笑容，“天道酬勤，我的每一次梦境控制都拼尽全力。”

这句话迅速通过网络传播全球，文字与电波荡漾，社交媒体上瞬间一片欢呼赞扬。

“那您如何看待独奕抄袭事件？想必这对您也是意外之喜吧。”另一位记者趁机插话。闻言，林澈的笑容消失，仿佛一个严肃的父亲：“不，我很伤心，他太年轻容易被诱惑，但我请大家再给他机会……”

其实林澈心里正在偷笑：简直如有天助，七天内他的支持率由39.1%翻为82.3%！和独奕见面后，他绝望得开始思考退赛。但不承想，第二天网上就爆出了独奕的初赛梦境抄袭了某部小说！这件事迅速登上全球热搜，而后愈演愈烈，群情激奋的网民甚至要求取消独奕的决赛资格。

“独奕来了！”火红的法拉利上，走下了穿夹克戴墨镜的少年。他迅速被团团围住，镁光灯闪耀如手术台。“请问作家汤介生的状况是真的吗？你的初赛梦境是否抄袭其作品《人类最后的首领》？”“你是否会自愿退赛？”“关于各国网民的抗议你怎么看？”……

见鬼。独奕一边在重围下艰难前行，一边在心里对总部比中指：是的，他的梦境剧本都是汤介生写的，可“汤介生”的真实身份就是总部的探员！这些都是总部安排好的：为了避免林澈退赛，他们一只手作作出“抄袭事件”，另一只手控制服务器和舆论来煽动网民情绪，在短短七天内，将独奕从“全民喜爱的控梦少年”变成了“无耻的抄袭犯”，以此增强林澈的参赛信心。即使独奕知道这都是任务需要，但想到网上喋喋不休的骂战，他还是窝火。

不过这次任务马上就要收网了。他灵敏地躲开了空中扔来的鸡

蛋，扒开记者向前走。为了取证，他们已经等了整整两个月，是输是赢就在今天了。

大雨的巨蛋内，五万名观众的欢呼中，本世纪最大的赌局即将开幕。而掷出骰子的是全球每一位网民：决赛的梦境主题，将由全球网络票选产生。

巨型屏幕上是一幅幽绿色的地图，无数黄点正从世界各地飞往东京——全球网民还在为主题投票，在比赛开始前一秒才会真正结束。

也就是说，不到最后一秒，世间无人知晓决赛的主题是什么。

台上，林澈春光满面，仰头对每一位观众问好，余光却紧张地盯着巨幕上光影的变幻。独奕低着头，按总部要求做出一副憔悴落寞的样子，却在内心暗暗发出嘲笑：

决赛的主题他早已知道。

这早已被总部内定，“全球票选”只是幌子，无论民意选择哪个，最后大屏幕上都会跳出三个字：

凶杀案。

第三章

什么！

当屏幕上跳出那三个字时，全场观众都失控大叫起来，衣装光鲜的淑女们惊吓得捂住胸口，西装笔挺的男人们面露惊讶，大声交谈怀疑统计结果有误。一些人道主义者面露愤怒，离场表示抗议。

林澈瞪大眼睛看着屏幕，独奕发出低叹：果然，这个主题太不自然了。

与此同时，全球网络瞬间沸腾：多黑暗的事，多刺激的事！这

两个人将在全球的瞩目中做梦，梦出一场纤毫毕现、栩栩如生的凶杀案，把心底最阴暗的部分展现给七十亿人观看享乐！

手机的彼端，是被困在写字楼里加班的白领、在樱花下死板微笑的旅人、日复一日上学的少女……他们灵巧的手指正在屏幕上飞速滑动，无数电波从他们手底发射，聚集成嘈杂的热烈的网，为偶像欢呼，为黑色的梦魇欢呼。

屏幕上，两人喝下了帮助睡眠的饮料，一左一右登上高台——台上放着两只漆黑的“大茧”，用血红的颜料写着：夢の制御。

他们躺入大茧，合上舱门（一列列广告商的血红色的名字也显现出来）。全场瞬间黑暗，从此刻起，巨型屏幕将实时转播两人梦中的情景。

在脉脉的电波与荧光中，全世界在一片漆黑中屏息以待。

梦哪，享乐吧，双手沾血地杀人吧。

第四章

伦敦，正午，IAI总部。

“独突进入梦境，注意观察，避免他在梦中泄露探案细节。”
灰绿眼睛的女人盯着屏幕，目光严肃。

“是，组长。”陷在软椅里的东方少年懒洋洋地应道，心有不甘地说，“应该让我当探员，独突总是犯低级错误。”

“你的控梦能力没有独突稳定。”

像被戳到痛处，少年瞬间坐直：“不公平！林澈的嫌疑是我发现的，凭什么让独突当探员？我不想给他写剧本，我也想探案……”

女人懒得理他：“这次取证失败，你和独突各降三级。”

少年立刻闭嘴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人喊：“报告组长，林澈进入梦境！”

“全组警戒！仔细观察林澈梦境，务必找到‘血红少女案’的确凿证据！”

汤和独突，是同年进入IAI总部的两位年轻探员，彼此互不服气。

就在他们进入总部的那一年，发生了震惊全球的“血红少女案”。

为推理爱好者哗然的是，这是一场“完美犯罪”。三年前的夏夜，上海大雨，十九岁女生孤身入住洋房酒店，凌晨5：10却被发现神秘陈尸于郊区垃圾场，主动脉破裂致死，浑身多处擦伤、撞击与殴打伤痕，鞋底有少量泥土和青苔。

诡异的是：一切证据都表明，她根本没有出过房间！

她的房卡、手机、钱包等所有行李都留在房间内；门窗自始至终被反锁。监控录像拍到她在19：32进入房间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。正门、走廊、每个客房、临近建筑……每一个能找到的监控都被反复检查，19：32后，没有一丝一毫她的影像。

这栋酒店是殖民时期留下的百年建筑，客房内还拥有老式的壁炉和洗衣道，成为可能的出口。但她房间内的壁炉和烟囱没有任何使用痕迹；洗衣道通往洗衣房，一旦进入就会被监控发现；此外，洗衣道与酒店其他两个卧室相连，但这两个房间当夜都有客人居住，一旦进入，就应被发现。

漆黑大雨中，死去的少女肤白如雪，肮脏的垃圾与水洼中，鲜血与红色长裙一起漫流，像是一幅诡异的后现代派艺术作品。

这是一桩令人绝望的悬案。

酒店被整整封锁了四个月，垃圾场被翻来覆去找遍每一粒沙

子，所有能想到的细节和地点都被反复排查。全球网民每日关注，无数侦探和推理爱好者抵达上海。然而三年过去了，嫌疑犯、凶器，甚至犯罪动机都毫无头绪。有人甚至绝望地断言：

“这是只有神才能完成的杰作。”

但真相远比外界知道的更为复杂黑暗：

遇难少女的真实身份是一位间谍，代号“大丽花”。她于案发前三天窃取了IAI的资料“天”——一块特殊材料制成的小圆片，其中承载的机密文件足以摧毁现有政治体系。大丽花所属的势力想要政治机密公之于众。所幸的是，“天”以复杂技术加密，大丽花在转移中暂时没有机会解码。

暗中无数势力的眼睛正盯紧她，想要吞下她手中的东西；IAI派出十位探员追踪大丽花，两人一组，展开通缉。

大丽花以敏感狡猾著称，在逃亡的三天内，八名资深探员迅速暴露。她唯独没有发现汤和独突——倒不是因为他们多高明，而是当时他们都才十四岁，不易引起注意力。最终，总部将取回资料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两人身上。

两人一路追踪来到上海，却在抵达当晚就发生了“血红少女案”，大丽花身亡，圆片“天”不知所踪，有关她背后集团的一切线索从此断裂。这是“二战”以来IAI遭遇的最大失败，也差点使独突和汤丢掉工作：这是他俩的第一项任务，被彻底搞砸。

当时，组长跟两人谈话后气得发抖。原来，那日下午两位年轻气盛的男生因为小事吵架，赌气中分道扬镳，要各自独立探案。独突压根儿没找到大丽花入住的酒店，在浦东瞎转一夜；汤倒是成功定位了大丽花的酒店，但晚餐时走进了附近的居酒屋，喝得烂醉，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。

组长深呼吸几次，对两人露出微笑：“你们可以滚蛋了。”